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二十七　　　宋　王益之　撰

成帝

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門函谷關次門壯皆自亡五行志　夏四月丁酉天清晏然無雲殷殷有聲如雷有流星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光燿燿而下如雨自晡至昏而止本紀天文志荀紀　時谷永為北地太守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以愚朽之

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鋭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絶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寛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

不忌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廼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

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宫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穆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屮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讀曰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與尤同上天震怒灾異婁古屢字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與孛同步内反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

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阸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横

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灾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乆隆徳積善懼不克濟内則為深宫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讀曰閑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内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

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黄門後庭素驕慢不謹甞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兹為泰厥災水
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
謀簒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
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讀曰供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
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
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决大水泛
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
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

宜損常税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灾婁至損服凶年不塈許既反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蒲北反捄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内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

德存邮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敇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忌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谷永傳

中壘校尉劉

向復上奏曰臣聞伯禹戒帝舜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考異曰漢書向傳作帝舜戒伯禹此言非是今從劉貢父攷定本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居宜反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歳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

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子侯反又音鄒）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

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
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
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
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
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
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
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

若景響(讀曰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貇貇(音懇)數奸(音干)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弋贍反)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一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讀曰閑)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劉向傳)京兆尹何武坐舉方正所

舉者名見盤辟（音闢）雅拜有司以為詭衆虛偽武坐左遷楚内史遷沛郡太守武為楚内史厚龔勝龔舍在沛郡厚唐林唐遵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何武傳）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王商病乞骸骨上閔之乙未以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辛亥商薨以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百官表元后孫寶傳　考異曰荀紀作十一月本紀云十二月溫公考異曰是歲十一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荀紀誤今從通鑑）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

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禹四男而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黄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

應讖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延車駕至禹第辟讀曰闢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餘地震五考異曰漢書本傳作地震五十六劉貢父謂春秋地震五耳十六字當是衍文今從之劉向傳亦言地震五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

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禹傳）是歲趙昭儀害後宮皇子（本紀）宮中學事史曹宮（按曹宮荀紀作曹才官下同）御幸上有身生男於掖庭牛官令舍（按牛官令舍荀紀作才官令舍下同）中黄門田客（按田客荀紀作田閎下同）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掖庭獄丞籍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産兒及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

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因即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中黃門王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憆（丑庚反）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張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詔賜宮藥令武自臨飲之宮曰果也欲

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婢六人皆自殺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前紀趙皇后傳通鑑）議郎巴郡譙元上書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允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

國不忌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後漢譙元傳

班固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

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埶迫近羗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匈奴搜諧若鞮單于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遣子右於涂仇揮音纆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匈奴傳

大司馬驃騎將軍王

根奇蜀郡揚雄文雅名以為門下史薦雄文似相如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雄傳并贊　考異曰本傳贊以為王音奇其文雅名以為門下史按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蓋令年事也時王音死已久當是王根胡旦遂誤以曲陽侯為安陽侯云　按漢書成帝紀永始二年王音薨三年皇太后詔復甘泉泰時薦雄待詔者非王音無疑然據文選李善注引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則似薦雄者又是楊莊令以為王根未免無據

雄少從蜀嚴君平學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

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覧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及雄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

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王貢傳序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本紀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遊觀屈奇瑰偉且其為已久矣非帝所造揚雄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還奏甘泉賦以風讀曰諷又是時趙昭儀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虙

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奏天子異焉雄傳三月上將祭后土廼帥羣臣横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揚雄以為臨川羡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揚雄傳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本紀 考異曰荀紀以為王子憲按漢書表廣陵王胥而下並無名憲者當是荀紀誤今從本紀本傳十二月上羽獵揚雄從雄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宫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賔客充庖厨而

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屮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音頻賓二音）渭而東周袤（音茂）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丁賢反）河營建章鳳闕神明

馺（先合反）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呂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除為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雄傳並贊）雄又作酒箴以諷諫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

一旦叀(上絹反)礙為瓽(丁浪反)所轠(音雷)身提(徒計反)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音鷄)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之欲反)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陳遵傳)

是歲許美人御幸生男趙昭儀謂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直類反)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

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為何陛下常自言不負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黄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御者與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户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户嘑客子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黄門吳恭持以與掖庭獄丞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掖庭令吾邱遵謂籍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

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大臣票騎將軍貪耆（讀曰嗜）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趙皇后傳通鑑）廷尉彭宣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彭宣傳）（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仕京師）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段會宗傳　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為兄通鑑考異以為兄字誤）

元延三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弋奢反）東至宏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弋授反）玃（音钁）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阹（音祛）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本紀載於元延二年按揚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今年今從雄傳）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揚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讀曰諷 揚雄傳）是歲廷尉朱博為後將軍（百官表）沛郡太守何武

為廷尉九江太守王嘉按原本缺九江以下六字今補入為大鴻臚泰山太守蕭育為右扶風百官表時鄠縣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蕭望之傳

元延四年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本紀

綏和元年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二十丈二刻所息天文志諫大夫東海毋將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竹刄反萬方毋將隆傳上於是名丞相翟方進大司馬驃騎將軍王

根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襃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襃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為比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孔光傳　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望者衆不蒙

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本紀定陶王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為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寛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哀紀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以廷尉何武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孔光傳　按原本無孔光左遷句而御史大夫句注云

百官表孔光傳當是脫誤今補入以趙元為太子太傅閻崇為太子少傅傅昭儀傳平阿侯王譚子去疾及河內傅喜為太子庶子喜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見傅喜董賢傳太子數遣中盾讀曰允漢舊儀云扶四百石主徼巡宮中請問近臣黃門郎中常侍班稺方直自守獨不敢荅稺伯之弟也敘傳初故南昌尉梅福以帝久亡繼嗣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乃上書曰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與逸

同

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封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

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令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户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不納至是欲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福傳甲子恩澤侯表詔曰蓋聞王者必

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絶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為公地各百里本紀行幸雍祀五時本紀初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扶問反職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

禹以爲然夏四月以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爲大司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益大司馬大司空奉（扶用反）如丞相（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以備三公官焉（本紀朱博傳）又令護軍都尉居大司馬府比司直（百官表）大司空何武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讀曰預）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

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為中尉何武傳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本紀子箕子嗣中山王傳大司馬王根乞骸骨冬十月甲寅上益封根五千户賜安車駟馬黄金五百斤罷就第百官表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為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

廼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廷尉孔光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作大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絶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孔光傳以廷尉孔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孔光傳百官表十二月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古選諸矦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

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以應古制奏可朱博傳本紀

中壘校尉劉向卒向每名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卒時年

七十二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劉向傳

綏和二年春二月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翟方進曰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讀曰沈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

百餘人顔曰三百餘人謂丞相官屬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音肥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壬子上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惟君登位灾害並臻閒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甞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堧人緣反及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

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强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翟方進傳　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斂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

建平侯杜業上書言方進本與淳于長

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茍欲鄣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讀曰伸其邪辟讀曰僻報睚五懈反眦仕懈反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令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賄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孫宏免官陳咸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

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嘗獲尊官丹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讀曰冀）獲大利幸賴陛下

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子詣反）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轑（讀曰燎）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慄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令聞方進卒（讀曰猝）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

來今杜業傳赦天下荀紀考異曰漢書本紀無令據荀悅漢紀三月大水五行志荀紀平襄有燕生雀哺食至大俱飛去五行志荀紀太僕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一寸八分荀紀丙戌帝崩于未央宮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順天心遵經義定郊禮天下說讀曰悅憙懼未有皇孫故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庶幾獲福皇帝恨難之卒未得其祐其復南北郊長安如故以順皇帝之意郊祀志本紀夏四月己卯葬延陵上尊號曰孝成皇帝本紀考異曰成紀作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荀紀

作三月丙午崩四月己卯葬延陵按長歷是年三月己巳朔無丙午當是荀紀誤今從漢書本紀

西漢年紀卷二十八　　　宋　王益之　撰

哀帝

孝哀皇帝諱欣元帝庶孫定陶共王子也年三歲嗣立為王長好文辭法律綏和元年立為皇太子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本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孔光傳

夏四月壬寅傅太后封帝舅丁明為陽安侯傅妃父晏為孔鄉侯外戚傳恩澤侯表　考異曰漢書本紀載於五月立皇后尊傅太后詔後按恩澤侯表丁明傅晏並以四月壬寅封又師丹上書曰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又外戚傳云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此據明甚是二人之封在立皇后之先無疑當是本紀因立皇后尊傅太后故附於詔末耳今從侯表或疑壬寅先於帝即位五日按外戚傳以為傅太后封非帝丙午即位之後也諫大夫楊宣曰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傅復然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五行志

建平侯杜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

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考異曰通鑑載於七月莽免之後然此書本為王氏設使莽已免不應尚以為言當是莽未免時上按傳載書後云又言宜為共王立廟京師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丁后為帝太后董宏事既載於四月不應業此疏却在七月今移於立廟京師之前　按考異云云則此上當有董宏請尊帝母丁后事此後當有曲陽杜業請為恭王立廟事此本俱不載疑有脫落

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輙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疾妬同産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

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内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孫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早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竹刃反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所言合指朱博果見拔用杜周傳由是為光禄大夫博傳六月詔曰惟世俗奢泰

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讀曰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讀曰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

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音方）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讀與翹同）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音膚）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音池）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音于）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

二人一人可罷繩絃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音漫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

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音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音動）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禮樂志）

詔曰曲陽侯王根前以大司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戶

太僕安陽侯王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益封五百戶丞相博山侯孔光大司空汜音汎鄉侯何武益封各千戶

本紀元后傳　考異曰此事通鑑載於七月王莽免之後并莽益封事附見蓋通鑑據元后詔書耳按本紀四人益封在六月又莽傳載莽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下詔益莽封二事自不同時當是元后傳取三人益封附作一處非事實也今從本紀及莽傳

左將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

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食貨志）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為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直用反）困不足其議限列（本紀）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

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寑不行本紀食貨志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王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復乞骸骨秋七月丁

已五字據荀紀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朕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車駕乘綠車從莽傳 顔曰綠車皇孫之車 考異曰百官表以為十一月丁卯荀紀載於七月丁已按莽免師丹代為大司馬四月徙大司空百官表載丹以十月癸酉為大司空不應莽免反在十一月又丹傳云代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表載丹以綏和二年七月庚午封則知百官表所謂十一月者葢字

誤也荀氏漢紀獨書於七月當是此時表猶未誤耳今從荀紀復置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百官表初薛宣為丞相時弟修為臨菑令後母常從修居官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是歲博士東海申咸給事中毁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初良反下同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為之

遂令明遮斫咸宫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毁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隷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宫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鬭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産且猶敬之春秋

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竹兩反也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丁禮反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音侈者與痏音鮪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讀曰促明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

與凡民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千故反手足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與集同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馬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

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薛宣傳）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司隷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胡孟反）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居用反）張（竹亮反）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與管同）朝政推親近吏主簿

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按原本無案根骨肉至親以下文意不屬今補入

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忘恩義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

為庶人元后傳八月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帳組繫劍佩之招殿前署長命曰天帝令我居此宮考問褒故公車大誰卒病狂忽忘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五行志荀紀考異曰五行志及荀紀八月下有庚申兩字按長歷是年八月丙寅朔無庚申兼五行志云九月庚申地震九月既有庚申益知八月庚申兩字為誤今削去之上使侍中光祿大夫傅喜問待詔黃門李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直用反極言毋有所諱考異曰李尋傳云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按五行志綏和二年

九月地震又表傳云傅喜自衛尉為右將軍及免右將軍以光禄大夫養病在七月不應九月尚為衛尉也百官表建平元年侍中光禄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則知廷尉兩字當易為光禄大夫乃是

尋對曰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與暗同）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

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
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
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
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
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
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
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
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絶

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烏黠反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

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
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
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
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
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
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
來亡常周歴兩宫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宫
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黄龍入帝庭當門而出

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絶萌芽以盪滌濊濊與穢同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星辰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絶不行則

伏不見而為彗茀(與孛同)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與祐同)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於六反)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

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

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
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歴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
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
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
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
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
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

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絶繼嗣女宫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皆宜使就南畝以視天讀曰示

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死亡之誅唯留神反覆愚臣之言上雖不從然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黄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李尋傳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按原本脫待詔以下十三字今補入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

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火規反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音干且以大

漢方制萬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

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

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疲（讀曰疲）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杭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讀曰疲）民田適治

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溝洫志

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謂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

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毁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他丹反推推他回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思薦反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為伯讀曰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

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讀曰疲）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下門反）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來各反）浪（音郎）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而遮反）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孫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

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

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所例反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

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則不可為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與翦同勿伐邵伯所茇步葛反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毁其廟乎迭毁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

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呂郎反所例反下同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

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讀曰墟）失禮意矣（韋元成傳）

班彪曰漢承亡秦絶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龔勝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音杭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兩龔傳

癸酉從大司馬師丹爲大司空百官表 考異曰傅喜傳云明年正

月徙大司馬師丹為大司空百官表云十月癸酉而荀紀因之按薛宣傳宣生子况傷申咸免侯内有大司空師丹議表載宣免侯在綏和二年則丹為大司空在今年明矣意者丹今年十月徙而傅喜以正月拜大司馬故傳總言之耳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黄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

濵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師丹傳中壘校尉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春秋以求助光卒不肯時五官中郎將不其房鳳光禄勲王龔以外屬内卿如淳曰内卿光禄勲治宫中與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唯鳳龔許歆劉歆傳儒林傳因共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

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
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
及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
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
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
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
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

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説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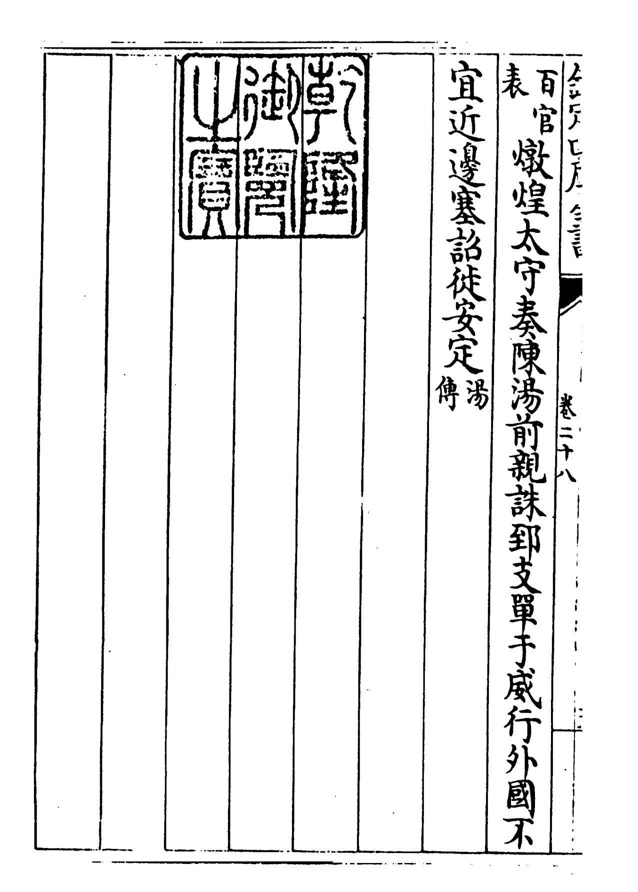
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宫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不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

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讀曰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廵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懐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

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
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
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
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
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
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
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

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
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
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
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
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
偏絶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
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
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禄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

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劉歆傳王龔亦出為宏農太守房鳳九江太守儒林傳丞相司直隃麋郭欽奏豫州牧鮑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又奏京兆尹薛修皆免鮑宣傳百官表光祿大夫朱博為京兆尹



百官表燉煌太守奏陳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湯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漢年紀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黃綸

謄録舉人臣秦撲

西漢年紀卷二十九

宋 王益之 撰

哀帝

建平元年春正月丁酉侍中光禄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百官表恩澤侯表考異曰百官表作四月丁酉按喜傳正月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考侯表喜以正月丁酉封侯荀紀亦作正月丁酉當是百官表誤今書於正月赦天下本紀丁未有石隕於北地十六五行志荀紀皆無丁未二字考異曰荀紀通鑑荀紀書此事於拜傳喜之先按此據五行志通鑑是年正月丁酉乃初六日丁未乃十六日相去十日不應丁未反在丁酉之前

也今釐正之志作十荀紀作十六今從荀紀是日日出時有白氣著天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如雷一刻而止天文志荀紀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馬飲食荀紀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在成帝時害皇嗣在四月丙午赦令前外戚傳考異曰趙后傳作四月丙辰按本紀帝以四月丙午即位赦天下今易作丙午字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非所以懲惡崇誼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訢皆為庶人家屬徙遼西郡按原本無昭儀傾亂聖朝以下事義未了今補入二月制詔

丞相大司空曰蓋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悌惇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本紀　考異曰本紀但作詔曰今詳詔云其與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如此則是詔丞相大司空無疑今從劉貢父秋九月甲辰有石隕於虞二五行志郎中令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師丹

傳羣下多順指言毋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孔光傳考異曰師丹傳作郎中令冷褎按是時無郎中令之官而荀氏漢紀作郎中令褎無冷字明此一字後人妄增盖郎中乃官名姓令名褎耳文紀有中大夫令免令亦姓也今從荀紀唯丞相孔光大司馬傅喜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以為不可傅喜傳由是寖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讀曰猝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

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
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
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
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
音桂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
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
丹以此貶黜恐不厭一贍反衆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
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

罰國之所愼咸欽初傅讀曰附經義以為當治事以暴列
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
等遂策免丹曰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古屢字
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
司空之職尤廢焉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君内
為朕建可改不疑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
外以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及君奏封事傳於道
路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

諼虛爰反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四方所瞻卬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戸師丹傳冬十月壬午京兆尹朱博為大司空百官表以光禄大夫瑯邪邴漢為京兆尹初漢以清行徵及為京兆數月病後為太中大夫考異曰百官表載於綏和二年按表先書朱博為京兆尹後以邴漢繼之博以建平元年十月遷大司空則邴漢代博亦當在建平元年十月後必是百官表誤一年今書於朱博遷大司空之後以大鴻臚王嘉為京兆尹百官表中山王箕子幼有眚所領反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由素有狂易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

及傅太后更使中謁者令史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指幾（讀曰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醫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醫修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馮太后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馮奉世馮昭儀傳）十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廁廣如匹布長十

餘丈十日而去天文志荀紀甲子夜濟陽令劉欽生子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卜者王長占之曰此兆吉不可言時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之曰秀秀長沙定王發六世孫也光武贊論是歲劉歆改名秀劉向傳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東觀漢記

建平二年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太后猗于其反違者連歲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遂策免

喜以列侯就第喜傳通鑑考異曰百官表作三月荀紀作正月通鑑取荀紀今從之大司空朱博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博傳五行志乙亥策免光曰君相朕三年憂國之風無聞焉陰陽錯謬歲

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光傅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考異曰百官表作四月乙未荀紀作四月乙亥五行志亦作乙亥按百官表云四月戊午大司空博為御史大夫乙亥遷觀此則乙亥為是又五行志云四月乙亥朔按長歷是月丁巳朔非乙亥也且朱博以戊午除御史大夫既有戊午在前乙亥豈得為朔是月亦無乙未表志皆誤少府趙元

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舊儀曰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考異曰百官表作中尉荀紀作少傅五行志作少府三者不同以史考之是時無中尉蓋太初元年中尉已更名執金吾矣百官表成帝綏和二年載趙元為衛尉一月為中少府又朱博傳曰趙元以少府為御史大夫如此則少府為是當是荀紀誤以府為傅耳今從朱博傳及五行志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

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按原本無尋對曰以下文意未完今補入朱博上書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五行志通鑑朱博傳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平阿侯譚子去疾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董賢傳朱博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内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

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按原本無秩卑而賞厚以下文意不屬今補入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朱博傳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共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本紀遣大司馬票騎

將軍丁明東送葬於定陶貴震山東丁姬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夏賀良丁廣世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罔上惑衆下獄死賀良等坐挾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相教帝初立司隸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考異曰李尋傳作司隸校尉按百官表司隸校尉罷於成帝時至哀帝綏和二年復置但為司隸屬大司空比司直校尉二字衍今刋去之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

下奉車都尉劉秀秀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秀父向奏忠可下獄秀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黄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絶嗣今災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按原本無數名見以下似從賀良等議句無讀曰著處今補入帝久寢疾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

甲子制詔丞相御史盖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

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本紀李尋傳並作太初元年　考異曰哀紀李尋傳無元將兩字今唐本哀紀有之然武帝既有太初矣哀帝不應復以紀元恐或有元將兩字因存之今川本本紀亦有元將二字）

上改制月餘寢疾自若八月丁巳（四字據天文志）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與由同）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

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勲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李尋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李尋傳本紀）帝以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郊祀志通鑑）

詔左將軍彭宣等劾奏博宰相元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

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讀曰嚮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元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元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羣臣皆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考異曰朱博傳云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以為如宣等言可許按百官表蟜望次年方為右將軍荀紀亦不取今姑以羣臣字代之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君

常刑不赦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方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宜與博元同罪罪皆不道上減元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名丞相詣廷尉詔獄甲戌兩字據百官表博自殺朱博傳本紀　考異曰本紀云博自殺元減死二等論晏削戶四分之一百官表載趙元下獄論紀表不同按朱博傳云上減元死罪三等假謁者節名丞相詣廷尉詔獄如此則元未嘗下獄也百官表誤今從紀傳朱博之自殺紀載於八月荀紀以為七月甲寅按百官表作八月甲戌與本紀合當是荀紀誤

月乙酉諸吏散騎光禄勲平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為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内侯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内侯李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　考異曰百官表作十二月荀紀作十月按表王嘉以十月為御史大夫代平當不應當十二月始自御史大夫拜相也明衍二字今從荀紀京兆尹王嘉為御史大夫荀紀通鑑平當傳　考異曰荀紀作十二月甲寅百官表作十月丙寅以理推之當是與平當除拜同日甲寅為是策左將軍彭宣曰有司數奏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絶非國之制使光

祿大夫曼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内侯歸家彭宣傳以光祿勲丁望為左將軍卒以執金吾公孫祿為右將軍百官表是歲吏員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百官表城門校尉丁憲為太僕百官表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故泰山太守蕭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期於為民

除害安元元而已已拘於小文加賜黄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静蕭望之傳烏孫庶子卑援音爰疐竹二反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泠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敺與驅同牛畜去卑援疐恐遣子趨逯音録為質匈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疐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匈奴傳

建平三年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本紀考異曰五行

志作桂宮鴻寧殿災今從本紀上使使名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名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内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當傳三月己酉當薨本紀有星孛於河鼓本紀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為丞相百官表封新甫侯恩澤侯表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崇駿之子也通鑑考異曰通鑑云京兆尹

駿之子也按百官表駿嘗爲御史大夫通鑑誤今刋去京兆尹三字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帝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歟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辠拜爲雲中守考異曰王嘉傳云爲雲中太守按文帝時郡守未加太守守之加太蓋景帝制也今刋去太字匈奴忌之景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考異曰考韓安國傳乃竇太后用安國爲梁內史蓋景帝時謂武帝時非是今正之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

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天子納之 王嘉傳 冬十月汝南西平遂陽樗樹臥生枝葉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凡長六尺一寸有耳 荀紀 十一月壬子上復令太皇太后詔有司曰皇帝孝順奉承聖業靡有解 讀曰懈 怠而久疾未瘳夙夜唯思殆繼體之君不宜改作其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 本紀郊祀志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

石東倍步賄反草幷祠之河內息夫躬長安孫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為太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上杓反荊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如此告之必成發國姦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迺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宏上變事告焉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

有司逮王后謁下獄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祝詛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國除東平王息夫躬傳時事連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放寡居共居用反養弋亮反長信宫御史大夫王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觧氏與崇為昏帝以崇為不忠誠左遷為大司農王吉傳放棄市本紀擢寵為南陽太守譚頴川都尉宏躬皆光禄大夫左

曹給事中息夫躬傳是歲零陵大樹偃仆地圍一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荀紀五行志右將軍公孫禄為左將軍執金吾蟜音矯望為右將軍光禄大夫蕭育為執金吾潁川太守毋將隆為京兆尹百官表

建平四年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工老反或掫音鄒一枚傳相附與曰行西王母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或夜折關或踰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

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讀曰豫政事故梁州刺史杜鄴對曰籌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為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闑內與疆外臨事盤樂亢陽之應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

性弱難治易亂門人之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本紀五行志荀紀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髙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

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哀世之君夭折蚤没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二月辛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鄭崇傳　恩澤侯表）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董賢女弟既為昭儀寵幸皇后日疏后父孔鄉侯晏嘿嘿不得意沛國桓譚説晏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

幸殆將有子夫之事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賔客必借以重埶致貽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愨此修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漢桓譚傳　考異曰此事見後漢不得其時今附於董賢女弟為昭儀之後三月丁卯諸吏散騎光禄勲賈延為御史大夫百官表夏四月

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五行志　五月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本紀秋八月共皇園北門災本紀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丑留反逆之謀相連不絶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内侍按脉幾巨依反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

明以銷厭未萌之故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徳章厥善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孫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禄大夫息夫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户考異曰本紀書於三月按侯表三人並以八月辛卯封今從表賜右師譚爵關内侯食邑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鄭惲子業為陽信侯考異曰本紀書于二月按業亦以八月辛卯封當是與息夫躬同一日也今從表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亡所避上䟽歴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王嘉息夫躬傳恩澤侯表諫大夫鮑宣曰

竊見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口賄反)壘(音磊)落之
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
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戸下陛下欲
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
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
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
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
增於前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民怨恨次有諫爭之臣

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
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
仇怨以安身邪誠迫於大義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
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宣吶
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絶宣
傳是歲丞相司直龔勝為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
知勝非撥煩吏乃復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
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勝傳百官表諸吏散騎光祿大夫王

安為右將軍建平侯杜業為太常百官表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上奏上引見躬遂下詔曰間者災變不息盜賊衆多兵革之徵或頗著見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簡練戎士繕修干戈器用盬惡孰當督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息夫躬傳本紀　考異曰通鑑書於明年正月今從漢書本紀書於是年之末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考異曰荀紀云辛卯朔誤詔曰

朕獲保宗廟不明不敏宿夜憂勞未皇寧息惟陰陽不調元元不贍未睹厥咎婁古屢字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埶獲名温良寬柔陷於已滅是故殘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千故反躬乃正月朔日有蝕之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於安民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本紀丞相王嘉上封

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讀曰傲逸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反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

乗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之欲反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

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

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自貢獻宗廟三宫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菀而以賜賢二千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灾異衆多百姓訛言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卒陷厥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按王嘉此疏專為董賢而原本删去孝成皇帝以下文義未安今從本傳補入於

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王嘉傳　考異曰通鑑止書都內錢四十萬萬遂刊去下兩語溫公之意謂都內為京師上是總語下分別而言之耳水衡二十五萬萬少府十八萬萬共四十餘萬萬計成數而言故總云都內錢四十萬萬耳以史考之都內令丞屬司農嚴助傳云越人名為蓄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應劭曰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屬治粟食貨志云武帝時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如此則都內是官名非京師之謂也都內掌天下之經費水衡少府掌天子之私藏嘉所以言此者蓋是時經費既富而私藏亦豐通鑑用其一而去其二非其旨矣

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詆新都侯王莽功德王莽傳

時又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

哀微陰道盛强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乂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吐了反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音戾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讀曰佑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

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音爰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于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

天棐諶上林反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音角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讀曰悅孔光傳董賢風讀曰諷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皇后弟侍中嘉詔獄無所得乃解後漢桓譚傳王莽從弟成都侯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帝復請之事發覺太后為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何武傳丞相孔光

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司隷鮑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隷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内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隷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傳少府董恭為衛尉百官表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普胡反首鳴本紀歲星入太微

逆行干右執法天文志是歲大月氏王使獻浮屠經受之六典注
元壽二年太常杜業坐選舉不實貶為上黨都尉百官表業傳
有詔舉太常新都侯王莽私從前將軍何武求舉武不敢舉何武傳帝臨崩時以璽綬付董賢曰無妄以與人
國無嗣主內外恇懼中常侍王閎白太皇太后請奪之
即帶劒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
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

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上璽綬閎馳上太皇太后

王閎事附見

後漢張步傳

班固曰漢興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甚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皐及母

后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

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西漢年紀卷三十

宋 王益之 撰

平帝

孝平皇帝諱衎初名箕子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姬年三歲嗣立為王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哀帝崩太皇太后遣車騎將軍王舜與大鴻臚左咸光禄大夫孫寳使持節迎中山王奉成帝後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絜

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才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讀曰嚮）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本紀）故廷尉梁相復為大理（百官表　按百官表元壽三年故廷尉梁相復為大理或在哀帝未崩以前亦未可知此本書於平

帝即位之後不知何據

元始元年按後漢書申屠剛傳云平帝時舉賢良方正因對策云云而漢書平帝紀初無舉賢良方正之文惟元始元年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意剛以此時對策原本無此四字當是脱落今補入扶風功曹申屠剛以方正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

直士之鋭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鼔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名公不悦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録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

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無賢愚
莫不為怨姦人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
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
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
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
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
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
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

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之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宫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

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尊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禍患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剛嘉之七世孫也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為人後漢申屠剛傳是歲司寇更名護軍百官表

元始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民俗與珠厓相類武

帝時來獻見有譯長屬黄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離奇石異物齎黄金雜繒而往數年來還地理志夏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𣂺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之勇反食六月庚寅光

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産同産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於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兩龔傳

元始三年春正月天雨草五行志　詔有司為皇帝納采莽女信鄉侯佟徒冬反　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辭之莽傳　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平阿侯王仁素剛直莽使使者迫守皆自殺莽傳通鑑　執金吾尹賞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尚威嚴有

治名百官表尹賞傳　按百官表元始二年左輔都尉尹賞為執金吾一年卒此處書執金吾尹賞病死而二年不書尹賞為執金吾事疑有脫落

元始四年夏皇后見於高廟本紀徵能治河者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

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溝洫

志

莽奏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羣臣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

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韋元成傳通鑑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本紀是歲詔書追録忠臣封王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王嘉傳恩澤侯表

元始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本紀王莽奏復長安南北郊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墬古地字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

不可得親海廣大而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墬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墬配一體之誼也天墬位皆南鄉讀曰嚮同席墬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後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元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以事天墬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

南郊墬用牲右及黍稷瘞於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與集同此天墬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墬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墬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

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讀曰導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五徙焉郊祀志　按奏復南北郊事郊祀志以為五年無月日疑當附之年末

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

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為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本紀夏四月乙未太師孔光薨百官表按原本脫夏四月以下今補入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

綬謚曰簡烈侯贈賜葬送甚盛如大將軍王鳳制度光傳

通鑑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厯算鍾律小學史篇方

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

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本紀立左氏春秋毛詩逸

禮古文尚書儒林贊

班固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

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

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禄

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五行志 荀紀 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按原本脱幼少以下今補入 十二月

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莽傳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初秦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

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

百七十八漢極盛矣地理志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

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耏罪以上至右止三倍

有餘刑法志自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元始中成

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食貨志

先兄行甫好嗜班史東西宦仕挈以自隨飲食起

居不去手者三十年嘗即紀傳而有述又攷其置

官置兵本末以為總録晚益貫穿易以編年體為

一代史其它傳記率多採録蓋又不專以班氏書

為定標曰西漢年紀嘉定辛巳鋟木於夔漕治所

學弟儀甫謂余考四蜀圖志得之記載眉山二劉

亦嘗為此書一乃巽嵒李公之甥巽嵒以為不下

劉道原余雖未及睹然觀志之所稱特不逸班史

一字是但銓次年月似無所取舍余既惜行甫兄

弗獲與劉同時又以巽嵒不及見兄此書為恨也

東陽王觀之中甫